

失败学习对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关系的影响研究

朱思因¹,朱锦鸿²,杜海东¹

(1.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2.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商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

摘要:基于成败归因与经验学习理论,构建失败学习调节下失败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模型。通过珠三角区域155份有创业失败经历创业者的一手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创业失败的内部性归因、可控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无显著影响。失败学习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但削弱了可控性归因与内部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相应的管理启示对创业者的进一步创业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成败归因;失败学习;再创业意愿

中图分类号:C93;F2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09—0112—10

一、引言

作为不确定环境下的高风险行为,多数创业活动以失败告终(李君等,2018)。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8年内死亡的创业企业高达59.147%,据我国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56%的企业在5年内死亡。这些统计数据,某种程度上反应出一种现象:尽管创业者渴望成功,现实中却往往需要面对失败的结果(Lee et al, 2011; Shepherd et al, 2013)。然而,由于存在“反失败偏见”,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创业失败的原因及如何规避失败(于晓宇等,2013),很少关注创业失败本身的价值。

事实上,创业者如何看待失败,进行怎样的失败归因,对其日后的再创业意愿和再创业行为更容易产生深远的影响(Mandl et al, 2016; Cardon et al, 2011)。创业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的关系进入近期研究的视野,但为数不多的研究结论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例如, Franco et al(2010)认为个体存在自我服务偏见,当将创业失败归咎于稳定的外界因素时,再创业意愿将得到强化,而 Yamakawa(2010)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更多倾向于内部归因的失败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更大; Shepherd(2003)则认为,创业失败是一段沉痛的经历,无论创业者是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失败所带来的消极心态都可能会对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有负向作用,打击其随后开展创业活动的念头。失败归因对再创业意愿影响机制的研究结论出现不一致,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其间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研究。

创业失败后创业者是“重整旗鼓”还是“谈虎色变”(于晓宇,2011),取决于创业者能否通过失败归因扫描、解释失败,能否在此基础上通过失败学习吸取经验,习得能力。创业失败归因、失败学习和再创业意愿之间有递进的内在逻辑(于晓宇和蒲馨莲,2018)。失败学习是创业者充实新企业管理知识的方式(Shepherd, 2003)³²¹,不同的失败学习模式分别作用于创业者心理转变、悲痛恢复、行动框架改变等方面,从而影响再创业意愿(Cope, 2011; Franssen et al, 2008)。因此,失败归因在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决策中发挥多大作用,显然要看创业者能否将失败归因和失败学习相匹配。基于此,本文以成败归因理论、经验学习理论构建失败学习调节下失败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通过155份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问卷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并展开探讨。

二、文献综述

(一)失败归因

归因是个体对自身或他人行为及所发生事件的解释机制(Yamakawa 和 Cardon, 2015),归因理论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9—12—28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创业型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及对策研究”(2019GWTSCX029);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珠澳大学生‘互联网+工业设计’众创空间育成平台建设”(2017A010109100)

作者简介:朱思因,硕士,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管理;朱锦鸿,博士,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杜海东,硕士,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创业管理。

始于社会心理学家 Haider(1958),他提出行为背后必有原因,并将行为原因分为内因、外因两个基本维度,构建了个体力量(内因)和环境力量(外因)匹配的归因矩阵。Gatewood et al(1995)验证了归因模型的稳健性,指出其非常适用于对创业行为的解释。自此,因果归因理论被广泛用于创业研究。

在因果归因理论基础上,Weiner(1979)发现单纯内外部归因不足以解释某些行为特征,他提出成败归因理论,将失败原因归纳为内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包括任务难度、能力、努力、外部环境、身心状态、运气六要素。内部性归因会影响个体对成功的期望水平,当个体对失败进行外部归因时,其对未来成功有更高的预期,更有可能做出类似决策(Weiner,1986);稳定性归因影响个体对成功价值的判断,当失败的创业者进行稳定性归因时,其对未来类似事情会抱有失败的预期(Walsh,2016),从而降低再次创业意愿(Askim-lovseth和Feinberg,2012);可控性归因影响个体对自我能力的判断,不可控因素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感”(安宁,2018)。相比因果归因,成败归因考虑了个体差异及不同创业者的成就动机水平,是归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Mcgrath,1999)。因此,本文借鉴Weiner(1979)³的三维度分类方法,从内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3个维度讨论失败归因。

(二)失败学习

创业失败是关键性的学习事件(Cope,2011)⁶⁴,是创业者相关知识积累和创业能力提升的机会(Beynon和Peel,2001)。然而,失败学习有哪些模式?失败学习模式是否因人而异?不同原因的失败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模式能促进创业者快速恢复?对于这些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存在不同的看法。Argyris和Schön(1997)将失败学习模式分为双环学习和单环学习。Cope(2011)按照不同的学习内容,将失败学习分为变革式学习、双环学习、生成式学习。Politis(2005)根据经验学习理论,将失败学习分为“探索”和“利用”两种方式,探索式学习指个体脱离旧有经验,探索新的领域以获取新知识,而利用式学习则更侧重用确定的旧有方法从经验中学习,Politis(2005)还指出创业失败将促使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探索”模式进行学习,倪宁(2011)通过创业情景决策实验,考察失败学习的前因变量,发现失败使创业者倾向于采用“探索”学习模式。

失败学习事实上是对先前失败经历、行为、决策的反思(Shepherd,2003)³²³,本质上是通过经验总结创造知识和提升能力(Cope,2005)。因此,借鉴经验学习理论,本文采用Politis(2005)的观点,从“探索”和“利用”两种模式界定失败学习,前者界定为在失败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对新领域知识的获取,后者则是对创业失败中可用经验的积累和重新利用。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内部性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

经历失败的创业者是回归就业还是继续创业,主要取决于其在失败后能否形成新的交易承诺思维(new transaction commitment mindset, NTCM)(Mitchell et al,2008),当创业者进行内部性归因时,通常将失败结果归咎于自身因素,倾向于回顾先前自身所出现的错误,并思考后续实践中该如何做的更好。这种对自我责任的“反事实思考”(于晓宇等,2018),实际上是失败后意义建构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自我认知思维方式,也就是“交易承诺思维(NTCM)”。

交易承诺思维被普遍认同的3个维度是“先前创业经验、创业决策能力、新企业成功概率”(Smith et al,2009)。若创业者对上述三方面的评价和判断都很高,将视失败为重新开始的机会,产生强烈的再创业意愿,愿意积极参与到新的创业活动中去(林嵩,2016)。当创业者进行内部性归因时,往往认为先前创业经验有较大的学习价值,对自我的创业决策能力也有更高的评价;同时,高度内部归因的创业者将失败视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Shepherd et al,2011),倾向于独立看待失败,不与未来决策相联系,个体因而对新企业成功概率有更高的评价。因此,内部归因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成创业者形成新的交易承诺思维,从而提高其再创业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内部性失败归因有利于创业者形成再创业意愿(H1)。

(二)稳定性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

当创业者进行稳定性归因,如将失败归因于任务太难等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要素时,往往对失败感到无能为力,通常采用“听天由命”的态度(Homsma et al,2007)。这种消极的态度可能引发较大的负面情绪,制约创

业者对失败相关信息的解释(Shepherd, 2009),还使其对有关“自我”的失败信息关注不足(Simmons et al, 2014),影响创业者对失败信息的搜集(Yamakawa和Cardon, 2015)⁸⁰⁶,从而降低其对创业决策能力、先前创业经验的评价和判断。当创业者采用高度稳定性归因时,通常倾向于自身难以改变失败情境,将过去失败与未来相联系,进而影响其对新创企业成功概率的判断。因此,稳定性程度越高的失败归因,越不利于创业者形成新的交易承诺模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稳定性失败归因不利于创业者形成再创业意愿(H2)。

(三)可控性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

创业失败的原因是否是自身所能控制,即失败归因的可控性程度影响创业者后续的职业决定选择(于晓宇等, 2013)¹¹⁸⁰。当创业者认为失败原因不可控时,极易产生愤怒、沮丧与耻辱情绪(Simmons et al, 2014)⁴⁹⁷,这些负面情绪会阻止其回顾失败经历,阻碍创业反思(丁桂凤等, 2019),但若创业者认为失败原因(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因素)是在自我可控范围内时,容易产生严重的内疚感(樊召锋和俞国良, 2008)。内疚情绪与自我评价密切相关,促使创业者通过改正错误来减轻自责程度,进而产生弥补行为(赵思思和杨志, 2012)。内疚促使创业者尝试通过积极的方式(如失败学习)应对失败(Hareli et al, 2005),创业者的内疚感越强,对改善自身目前状态的正向推动力越大,学习动机就越强烈(王飞绒等, 2018)。当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时,能提高个体对自我能力和知识的评价,从而激发其再创业意愿(Krueger, 2007)。因此,可控性程度越高的失败归因,越有利于创业者开始新的创业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可控性失败归因对创业者再创业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H3)。

(四)失败学习的调节作用

创业知识、创业思维是可以被识别和培养的(郝喜玲等, 2019)。有效的失败学习能帮助创业者从失败中恢复并执行后续创业行为(Cope, 2011)⁶¹⁷。作为创业失败后意义构建的重要环节,不同的失败学习模式对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因其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应对新进入缺陷等相关知识的获取和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升,从而影响创业者对再创业行为的可行性和希冀性感知(perceived hope, 即感知到的希望)(Mandl et al, 2016)¹¹。

失败学习源自对失败经验的反思,Politis(2005)根据经验学习理论,将失败学习分为“探索”和“利用”两种方式,探索式学习倾向于在经验中创造变异(郝喜玲等, 2019)³⁶,通过对新市场、新机会的探索,开创全新的知识领域,从而提高现有能力和技术水平,打开未来产品的创新通道(Minniti et al, 2001)。利用式学习则是在对过往经验和方法的反思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改进(Hareli et al, 2005)⁶⁷²,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已有经验的价值。当创业者将失败归因于自我责任等内部原因时,常倾向于采用“反事实思考”,这将促使其对失败经历进行回放和思考(Homsma et al, 2007)⁵⁷¹,这种反思本质上就是利用式学习。利用式学习通过对失败经历的不断重演和假设,加深创业者对失败事件的分析,帮助其较为客观的评价和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从先前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总结行之有效的行为规律,开辟后续创业活动的“行动路径”(郝喜玲等, 2019)³⁷。因此,利用式学习帮助创业者从知识技能和思维模式上为后续创业活动做好准备。

然而,内部归因的创业者仍然有可能因失败产生内疚、悲痛等负面情绪,制约其对失败相关信息的解释(Shepherd, 2009)⁸⁵。探索式学习利于引导创业者将注意力从损失、悲痛转向新的领域,不仅有利于创业者快速从悲痛中恢复,还正向促进其在自我能力、商业提升、网络与关系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积累(王飞绒等, 2018)⁷²,从而提升了其对自身机会识别、资源整合能力的评价,提高其对再创业意愿的可行性和期待性感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创业者进行内部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4a);

探索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4b)。

再创业意愿的产生往往有两个途径,一是以往有效经验的关联复制,二是来自对失败的调整或探索新选择的激发(Minniti et al, 2001)⁵。稳定归因的创业者往往认为失败的原因在类似的情境下具有一致性,这种无法改变的无能为力感会带来强烈的负面情绪,使其不愿回顾失败经历,从而缺少对失败相关信息的扫描、

解释和搜集(Homsma et al, 2007)⁵⁷⁶。利用式学习鼓励创业者反思失败经验,从经验的扫描和总结中对现有知识进行延伸和改进,从而通过对失败的调整削弱个体的无能为力感,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的产生(黎常等, 2016)。探索式学习则通过承认失败、刻意回避原有经验,尝试新的替代方法帮助创业者从悲痛、沮丧等负面情绪中快速恢复(赵文红等, 2014),多样化的探索尝试还能帮助创业者形成新的经验和知识,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激发其探索新选择的欲望,从而产生再创业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

创业者进行稳定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5a);

探索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5b)。

失败归因的可控性程度影响创业者对于结果的理解,将创业失败归因为可控因素的创业者,会将结果与自身努力及能力相联系,并通过在实践中对这些可改变因素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来实现想要的结果。因此,利用式学习可以通过对过往经验的意会和解码提升创业能力,而探索式学习则通过外部探索完善过往经验的不足,提升自我效能感知,从而提高创业者对再次创业活动的期待和可行性感知。同时,当创业者进行可控归因时,内疚、自责等情绪也推动个体采用学习行为以改正错误,减轻自责程度(黎常等, 2016)⁶⁸。无论是探索式还是利用式学习,都是积极应对失败的主动努力,学习行为本身也能增长创业知识,提高机会识别能力,从而提升个体的自我能力感知,改变个体对未来结果的预期。因此,无论是探索式学习还是利用式学习,都能帮助个体积极应对失败,产生改正错误的冲动(徐婧婧, 2012),从而有可能再次进行创业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6:

创业者进行可控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6a);

探索式学习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H6b)。

综合上述假设中变量间的关系,构建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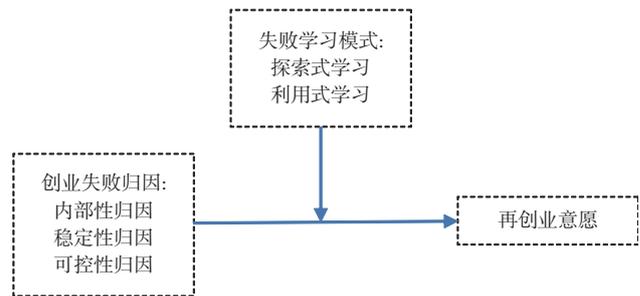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概念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过往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主要原因在于创业失败数据难以获得。本文依托广东省孵化器协会,邀请创业孵化器会员单位在园区内选择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填写调查问卷,调研对象被要求就其印象最深的一次创业失败经历回答问卷问题。研究组通过此种方式于2019年7—11月集中发放218份调查问卷,经筛选整理得到信息完整的有效问卷155份,有效回收率为72%。

表1显示了样本企业的分布特征。性别上,男性所占比重为68.75%,女性所占比重为31.25%,男性创业者数量远高于女性创业者。样本企业创业者年龄分布较为均匀,26~30岁左右创业者人数最多,约占31.25%;55.36%的失败经历企业经营时间不足一年,其次为1~3年,占30.36%,样本企业均为连续创业者,但只有1次失败经历的样本企业占59.82%,超过16%的样本企业有过3次以上的创业失败经历。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属性	类别	企业数量	占比	属性	类别	企业数量	占比
创业时 年龄	25岁以下	35	22.32%	创业失败次数	1次	93	59.82%
	26~35岁	48	31.25%		2次	37	24.11%
	36~45岁	40	25.89%		3次	12	8.04%
	45岁以上	32	20.54%		4次及以上	12	8.04%
受教育 程度	大专及以下	36	23.21%	失败企业经营 时间	1年及以下	86	55.36%
	本科	91	58.93%		1~3年	47	30.36%
	硕士	21	13.39%		3~5年	10	6.25%
	博士	7	4.46%		5年以上	12	8.04%
合计		155	100%	合计		155	100%

(二)变量测量

基于相关文献梳理,选取再创业意愿、失败归因、失败学习等相关测量量表,根据研究内容进行改进。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测量。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

(1)因变量-再创业意愿。目前多数学者集中在创业意愿的研究上,而对再创业意愿研究却一直缺乏。Chen et al(1998)开发的再创业意愿量表,得到了徐婧婧(2012)的本土化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被多数的再创业意愿研究所引用。本文借鉴徐婧婧(2012)的测量量表对再创业意愿进行测量。再创业意愿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2。

表 2 再创业意愿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题项)	因子荷载	信度系数	解释变异	KMO	Bartlett 球型检验
再创业意愿	C1	0.845	0.900	77.251%	0.826	289.591 Sig.=0.0000
	C2	0.899				
	C3	0.932				
	C4	0.835				

注: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Sig.(significance),显著性指标,后面的值就是 p 值, $p < 0.001$,表示差异显著。

(2)自变量-失败归因。Cardon 和 Russell(1982)开发了创业失败归因的经典量表,汪欣悦(2013)在 Cardon 和 Russell(1982)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调整,将失败归因分为内部性、稳定性与可控性 3 个维度。本文借鉴汪欣悦(2013)的量表,从 3 个维度,9 个题项来测量失败归因方式与水平,失败归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3。

表 3 失败归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题项)	因子荷载	信度系数	解释变异	KMO	Bartlett 球型检验
内部性归因	A1	0.877	0.717	36.890%	0.707	109.059 Sig.=0.0000
	A4	0.545				
	A9	0.632				
可控性归因	A2	0.764	0.701	69.764%	0.756	124.051 Sig.=0.0000
	A3	0.642				
	A5	0.885				
稳定性归因	A6	0.656	0.807	97.241%	0.813	218.843 Sig.=0.0000
	A7	0.745				
	A8	0.802				

注: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Sig.(significance),显著性指标,后面的值就是 p 值, $p < 0.001$,表示差异显著。

(3)调节变量-失败学习模式。失败学习模式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两种,参考 Atuahene-gima 和 Murray(2007)、蒋春燕和赵曙明(2006)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借鉴李君等(2018)提出的测量量表,通过八个题项分别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维度进行测量。失败学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4。

表 4 失败学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题项)	因子荷载	信度系数	解释变异	KMO	Bartlett 球型检验
利用式学习	B1	0.825	0.879	68.487%	0.794	186.711 Sig.=0.0000
	B2	0.881				
	B3	0.839				
	B4	0.761				
探索式学习	B5	0.811	0.885	75.343%	0.797	300.834 Sig.=0.0000
	B6	0.934				
	B7	0.938				
	B8	0.777				

注: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Sig.(significance),显著性指标,后面的值就是 p 值, $p < 0.001$,表示差异显著。

(4)控制变量。影响创业意愿的常用变量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考虑到失败次数多寡将通过影响创业者心态影响再创业意愿。本文采用创业者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失败次数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将创业者性别作为虚拟变量,男性为 1,女性为 0;受教育程度有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 4 个类别;失败次数分为 1 次、2 次、3 次和 4 次及以上 4 个类别。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如表 2~表 4 所示,全部变量的 Cronbach 系数都超过 0.8,内部一致性较好,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都高于 0.6,通过信度效度检验,量表信度良好。

由于本文所有量表均来自于成熟量表,可以直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测量表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chi^2/df=1.922$;GFI、IFI、TLI 均大于 0.9;RMSEA=0.026,说明测量模型和数据的拟合度较好。其次对变量进行 CEA 分析,其中失败归因的 AVE=0.501,CR=0.826;创业学习的 AVE=0.563,CR=0.909;再创业意愿的 AVE=0.698,CR=0.902。由于所有变量的 AVE 均大于 0.5,且 CR 均大于 0.7,说明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聚合效度较好。此外,根据判断区分效度的常用方法,本文比较 AVE 值的平方根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所有变量的 AVE 平方根值最小为 0.648,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最大值 0.543,意味着研究数据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五、研究结果

(一)相关分析

表5展示了各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相关系数和AVE平方根。从表5可以得知,内部性归因、可控性归因、稳定性归因、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均与再创业意愿存在正相关,初步结果与判断逻辑一致。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313	0.466	1								
2. 受教育程度	1.634	0.88	0.106	1							
3. 失败次数	1.643	0.938	-0.217*	-0.018	1						
4. 内部性归因	3.69	0.699	0.355**	-0.035	-0.056	0.650					
5. 可控性归因	3.536	0.829	0.138	-0.07	0.036	0.567**	0.648				
6. 稳定性归因	3.607	0.806	0.226*	-0.061	-0.187*	0.545**	0.639**	0.737			
7. 利用式学习	3.792	0.711	0.157	-0.051	-0.112	0.498**	0.477**	0.390**	0.764		
8. 探索式学习	3.781	0.794	0.077	-0.083	0.063	0.290**	0.332**	0.317**	0.512**	0.826	
9. 再创业意愿	3.938	0.751	-0.227*	-0.008	0.163	0.142**	0.234*	0.132	0.451**	0.543**	0.835

注:双尾检验,*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样本量:155;相关系数在矩阵下三角中,AVE值的平方根在对角线上加粗显示。

(二)回归分析

由于“再创业意愿”“失败归因”“失败学习”等变量是连续变量,由因子得分构成。因此本文采用多元层次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验证。

(1)主效应检验。以再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内部性归因、可控性归因、稳定性归因与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构建模型1~模型4,并展开回归分析。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再创业意愿的回归,模型2、模型3、模型4分别加入失败归因的三维度作为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共同对再创业意愿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6。

模型2和模型3,分别检验了内部性归因与可控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由表6可知,这两种归因方式与再创业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_2=0.196, p < 0.05, \beta_3=0.225, p < 0.01$),这说明内部性归因和可控性归因均能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假设H1、H3得到支持。

模型4检验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由表6可知,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beta=-0.172, p > 0.05$),说明稳定性归因不会对再创业意愿产生影响,假设H2未得到支持。

(2)多重共线性检验。根据变量的相关系数,稳定性归因、内部性归因及可控性归因与再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模型1~模型4检验结果表明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无明显影响,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以再创业意愿为因变量,稳定性归因、可控性归因及内部性归因为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VIF分别为7.143、8.436、6.946,存在共线性关系,用岭回归构建模型5进行去共线性分析,k值取0.67,结果如模型5所示:可控性归因及内部性归因均能正向促进再创业意愿,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有负向影响,但仍不显著,原结果得到支持。

(3)调节效应检验。在模型5的基础上,模型6加入调节变量,模型7加入调节变量及交互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模型6和模型7在检验不同归因方式对再创业意愿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失败学习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根据模型7,利用式学习和内部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226 (p < 0.01)$,探索式学习和内部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172 (p < 0.01)$,表明两种学习方式在内部性归因和再创业意愿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创业者进行内部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性别	-0.327**	-0.12	-0.089	-0.05	-0.128	-0.239	-0.108
受教育程度	0.014	0.025	0.034	0.034	0.051	0.058	0.034
创业失败次数	0.096	0.092	0.081	0.079	0.068	0.063	0.079
内部性归因		0.555*	0.254*	0.107*	0.246**	0.082*	0.104*
可控性归因			0.370**	0.277*	0.245**	0.119**	0.231**
稳定性归因				-0.172	-0.240	-0.085*	-0.013*
利用式学习						0.594**	0.517**
探索式学习						0.536**	-0.189**
利用式学习×内部性归因							-0.226**
利用式学习×可控性归因							-0.138*
利用式学习×稳定性归因							0.114**
探索式学习×内部性归因							-0.172**
探索式学习×可控性归因							-0.276**
探索式学习×稳定性归因							0.357**
R^2	0.065	0.094	0.135	0.135	0.312	0.214	0.490
调整 R^2	0.039	0.06	0.095	0.086	0.077	0.036	0.075
F	2.521**	2.783*	3.320**	2.742*	3.151**	6.527*	6.656**

因变量:再创业意愿,n=155,*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学习降低了再创业意愿的产生,假设 H4a、H4b 未得到支持。利用式学习和稳定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114(p < 0.01)$,探索式学习和稳定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357(p < 0.01)$,表明两种学习方式在稳定性归因和再创业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当创业者进行稳定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促进了再创业意愿的产生,假设 H5a、H5b 得到支持。利用式学习和可控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138(p < 0.01)$,探索式学习和可控归因的交互项与再创业意愿之间的系数为 $\beta=-0.276(p < 0.01)$,表明两种学习方式在可控归因和再创业意愿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创业者进行可控归因时,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降低了再创业意愿的产生,假设 H6a、H6b 未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H1、H3、H5a、H5b 得到支持,H2、H4a、H4b、H6a、H6b 未得到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发现

通过 155 份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的调查问卷,本文考察了不同维度的失败归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同时探究了失败学习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性归因与可控性归因均能促进再创业意愿的产生,稳定性归因对再创业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当创业者进行稳定归因时,无论是利用式学习或探索式学习,均能显著促进再创业意愿的产生。

来自样本的实证检验未能支持部分假设,为进一步探究原因,研究团队进行了样本回访,随机抽取 20 位创业者,对其进行定性的深度访谈,发现可能的原因是:①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气氛宣导下,各地政府纷纷提供政策、金融、智力等全方位支持,这使我国的创业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好于国外发达国家。这种支持和氛围,鼓励创业者忽略创业的客观困难,增强其战胜困难的信心。当创业失败后,他们往往更愿意从自身内部分析、挖掘原因,并努力克服,从而开始新的创业行为。这可能是中国情境下稳定性归因为何无法促进再创业意愿,而可控性归因和内部性归因均能激发再创业意愿的原因;②外部环境的触动,强烈的刺激了创业者的创业冲动,初始创业行为并非源自坚定的内心和理性的思考,并非真正的创业意愿。经过学习,创业者们发现,无论是探究新的市场还是深耕现有市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归现实”使大部分创业者放弃再次创业的想法,这大概可以解释中国的初创企业平均年龄低于国外的原因。

(二) 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深入探讨了失败归因、失败学习模式与再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现有研究多从因果归因理论出发,探讨失败学习内容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本文依托成败归因、经验学习经典理论,从理论上澄清了归因方式与失败学习模式需要匹配方能促进再创业意愿的形成;②探究中国情境下创业失败者行为规律的影响机制,为中国本土化失败研究提供证据。创业失败数据非常难以获取,目前关于创业失败的定量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欧美国家(Cardon et al, 2011)⁸⁹,国外的数据结论对中国创业失败者的行为解释力度有限(彭伟等, 2019),本文有利于丰富中国情境下创业失败者的行为规律结论,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③创业失败作为创业研究中的新兴议题,尚未有相当的知识性积累,研究方法多以质性为主(彭伟等, 2019)¹⁴⁷,本文构建并验证了失败归因、失败学习模式与再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有助于丰富该领域仍然匮乏的量化研究。

(三) 实践启示

1. 中国的创业者应更多“理性决策”,拒绝“冲动下海”。创业意愿是个体把创建企业当作自我职业选择的心理状态,是综合考虑后的理性决策(齐昕和刘家树, 2011),然而,中国样本数据说明我国存在冲动创业现象,失败后的创业者通过学习才能真实评估创业的客观困难,从而放弃再次创业的想法。这种冲动的创业心态不仅不利于提高创业存活率,还容易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损失。因此,只有事前进行了充分的学习和思考,创业意愿才可能真实而坚定,创业者才会在失败后全面理性的归因、学习和决策。

2. 创业教育者应关注创业失败案例的价值。目前高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各级孵化平台对初创公司的知识输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业行为发生及创业存活率的提升。但从本文来看,他们还需要关注并加入创业失败议题,加大对创业失败案例价值的挖掘,以增进创业者对创业行为的理性认知,强化其失败学习效果,从而降低创业冲动,激发真正的创业意愿,提升创业成功率。

(四)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创业失败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是在这一领域的一项探索性尝试,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或许也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首先,再创业意愿与实际创业行为并不等同,本文仅仅关注了后续创业意愿,没有对创业者实际后续行为进行进一步观测和对比,未来可以探究中国情境下创业者再创业意愿的实际转化情况。其次,限于数据较难获取,本文数据样本仅选择具有失败经历的连续创业者,未能包括创业失败后进入就业市场的创业者群体,这可能会导致对再创业意愿水平评估偏高。再次,本文样本数据不够大,来源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这也影响了结论的普适性。因此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中国情景,还需通过扩大样本量及来源区域进行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安宁, 2018. 创业失败归因对大学生再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2] 丁桂凤, 李伟丽, 孙瑾, 等, 2019. 小微企业创业失败成本对创业失败学习的影响——内疚的中介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31(4): 16-26.
- [3] 樊召锋, 俞国良, 2008. 自尊、归因方式与内疚和羞耻的关系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8(4): 57-61.
- [4] 郝喜玲, 涂玉琦, 陈雪, 等, 2019. 痛定思痛? 情绪成本对创业失败学习影响——反事实思维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31(4): 27-39.
- [5] 蒋春燕, 赵曙明, 2006. 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10): 90-99.
- [6] 黎常, 章莉, 何萍, 2016. 新创企业失败学习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失败学习内容的中介作用[J]. 技术经济, 35(2): 63-70, 122.
- [7] 李君, 陈万明, 安宁, 2018. 创业失败经历、失败学习与再创业意愿[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89-95.
- [8] 林嵩, 2016. 创业失败综述: 研究传统、前沿议题与未来机会[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37(8): 58-67.
- [9] 倪宁, 2011. 创业失败经验对创业知识转化模式的影响[J]. 工业工程与管理, 16(2): 87-91.
- [10] 彭伟, 赵栩, 赵帅, 等, 2019.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外创业失败比较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31(4): 139-150.
- [11] 齐昕, 刘家树, 2011. 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与实证[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8(16): 151-155.
- [12] 汪欣悦, 2013. 首次创业失败归因、负面情绪应对导向与创业失败学习[D]. 上海: 上海大学.
- [13] 王飞绒, 徐永萍, 李正卫, 2018. 创业失败学习有助于提升连续创业意向吗? ——基于认知视角的框架研究[J]. 技术经济, 37(8): 69-76.
- [14] 徐婧婧, 2012. 创业失败经历对再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 [15] 于晓宇, 李厚锐, 杨隽萍, 2013. 创业失败归因、创业失败学习与随后创业意向[J]. 管理学报, 10(8): 1179-1184.
- [16] 于晓宇, 2011. 创业失败研究评介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33(9): 19-26.
- [17] 于晓宇, 蒲馨莲, 2018. 中国式创业失败: 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J]. 管理科学, 31(4): 103-119.
- [18] 于晓宇, 李小玲, 陶向明, 等, 2018. 失败归因、恢复导向与失败学习[J]. 管理学报, 15(7): 988-997.
- [19] 赵思思, 杨志, 2012. 心理弹性的应用型走向简述[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5): 165-167.
- [20] 赵文红, 孙万清, 王文琼, 等, 2014. 创业失败学习研究综述[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6(5): 95-105.
- [21] ARGYRIS C, SCHÖN D A, 1997.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J]. *Reis*, (77/78): 345-348.
- [22] ASKIM-LOVSETH M K, FEINBERG R A, 2012. The role of attributional explanatory style in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failure[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25(3): 261-281.
- [23] ATUAHENE-GIMA K, MURRAY J Y, 2007.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5(2): 1-29.
- [24] BEYNON M J, PEEL M J, 2001. Variable precision rough set theory and data discretization: An application to corporate failure prediction[J]. *Omega*, 29(6): 561-576.
- [25] 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 2011.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1): 79-92.
- [26] COPE J, 2011.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6): 604-623.
- [27] COPE J, 2005. Toward a dynamic learning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4): 373-397.
- [28] FRANCO M, HAASE H, 2010. Failure facto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Qualitative study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6(4): 503-521.
- [29] FRANSEN M L, FENNIS B M, PRUYN A T H, et al, 2008. Rest in peace? Brand-induced mortality salience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1(10): 1053-1061.

- [30] GATEWOOD E J, SHAVER K G, GARTNER W B, 1995.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gni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start-up behaviors and success at venture cre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0(5): 371-391
- [31] HARELI S, SHOMRAT N, BIGER N, 2005.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employees' explanations for failure in the workplace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8): 663-680.
- [32]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 [33] HOMSMAN G J, VAN DYCK C, DE GILDER D, et al, 2007. Overcoming errors: A closer look at the attributional mechanism[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1(4): 559-583.
- [34] KRUEGER JR N F, 2007. What lies beneath? The experiential essence of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1(1): 123-138.
- [35] LEE S H, YAMAKAWA Y, PENG M W, et al, 2011. How do bankruptcy law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5): 505-520.
- [36] MANDL C, BERGER E S C, KUCKERTZ A, 2016. Do you plead guilty? Exploring entrepreneurs' sensemaking-behavior link after business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 5(6): 9-13.
- [37] MCGRATH R G, 1999. Falling forward: Real options reaso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1): 13-30.
- [38] MINNITI M, BYGRAVE W, 2001.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5(3): 5-16.
- [39] MITCHELL R K, MITCHELL J R, SMITH J B, 2008. Inside opportunity formation: Enterprise failure, cogn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3): 225-242.
- [40] POLITIS D, 2005.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4): 399-424.
- [41] RUSSELL D, 1982. The causal dimension scale: A measure of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caus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6): 1137.
- [42] SHEPHERD D A, PATZELT H, WOLFE M, 2011. Moving forward from project failure: Negative emotion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6): 1229-1259.
- [43] SHEPHERD D A, 2009. Grief recovery from the loss of a family business: A multi-and meso-level theor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1): 81-97.
- [44] SHEPHERD D A, 2003. Learning from business failure: Propositions of grief recovery for the self-employe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2): 318-328.
- [45] SHEPHERD D A, HAYNIE J M, PARZELT H, 2013. Project failures arising from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mpact of multiple project failures on employees' accumulated emotions,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30(5): 880-895.
- [46] SIMMONS S A, WIKLUND J, LEVIE J, 2014. Stigma and business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career choice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2(3): 485-505.
- [47] SMITH J B, MITCHELL J R, MITCHELL R K, 2009. Entrepreneurial scripts and the new transaction commitment mindset: Extending the exper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search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4): 815-844.
- [48] WALSH G S, CUNNINGHAM J A, 2016. Business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J].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12(3): 163-285.
- [49] WEINER B, 1979. 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1): 3.
- [50] WEINER B, 1986.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and emotion*[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51] YAMAKAWA Y, CARDON M S, 2015. Causal ascriptions and perceived learning from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4(4): 797-820.
- [52] YAMAKAWA Y, PENG M W, DEEDS D L, 2010. Revitalizing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for future entrepreneurial growth [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30(6): 1.

The Influence of Failure Learn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lure Attribution and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Zhu Siyin¹, Zhu Jinghong², Du Haidong¹

(1.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90, China;

2. Commercial College,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t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theory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a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attribution of failure on the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Failure learning had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empirical test of 155 first-hand survey data of entrepreneurs with failure exper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attribution and 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ile the stability attribu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failure learning strengthens the influence of stability attribution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ut weakens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and internal attribution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words: failure attribution; failure learning;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